香港電台第五台
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黃好婷

第二十四講：暗渡陳倉

一、引言

世人常言「歷史不可假設」，然治史者皆知，審慎之假設，實為剖析歷史可能路徑、對照成敗因果的重要方法。試問：若諸葛亮當年採納魏延之議，效法韓信反攻關中之戰略，能否扭轉乾坤，北定中原？此一設問，不僅牽涉個人謀略之高下，更折射出地理、時勢、資源等條件之制約。而韓信「還定三秦」一役，恰為此類思考提供了絕佳範例。

此戰乃劉邦集團由困守漢中轉向爭奪天下之關鍵轉折。若無此勝，劉邦勢力或永久困於巴蜀，中國史上恐無大漢 400 年基業，亦無〈大風歌〉之雄渾，僅餘「蜀王劉邦」之虛名。韓信此役，於中國軍事史上，僅此一例成功；400 年後，諸葛亮 5 次北伐皆鎩羽而歸，更反證其艱難與韓信用兵之精妙。

二、文獻記載之簡略與後世敘事之演變

關於此戰經過，核心史料記載極度簡略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僅載：「八月，漢王用韓信之計，從故道還，襲雍王章邯。邯迎擊漢陳倉，雍兵敗，還走；止戰好畤，又復敗，走廢丘。漢王遂定雍地。東至咸陽，引兵圍雍王廢丘，而遣諸將略定隴西、北地、上郡。」全文 67 字，於跨越秦嶺天險之關鍵行動，僅以「從故道還」4 字概括，遂成千古謎團。正因史筆闕如，後世文學敘事趁虛而入。元代雜劇《暗渡陳倉》虛構韓信唱詞：「著樊噲明修棧道，俺可暗渡陳倉古道。這楚兵不知是智，必然排兵在棧道守把。俺往陳倉古道抄截，殺他個措手不及也。」此後，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」深入人心，更被納入「36 計」，成為耳熟能詳之成語典故。

然考諸正史，劉邦入漢中時確曾「燒絕棧道」(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)，以示無東顧之心，但並無韓信時代「明修棧道」之記載。後世於褒斜道旁附會之樊河鐵索橋、清代碑刻等，皆屬觀光建構之物，不可視為信史。

三、進軍路線考辨：「從故道還」與「道由子午」

欲解韓信進軍之謎，須直面兩條關鍵材料：

1. 「從故道還」:「故道」即陳倉道。此為《史記》明文，指大軍主力出大散關入關中之路徑。大散關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，自古為秦蜀咽喉。

2. 「道由子午」: 此語出自東漢桓帝建和二年（公元 148 年）之〈漢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〉碑（俗稱〈石門頌〉）。碑文言：「高祖受命，興於漢中，道由子午，出散入秦。」此處「道由子午」，可理解為劉邦集團進出漢中曾利用子午道，然是否特指韓信此次進攻，文意未明，留待推敲。值得注意者，後世軍事家對此戰之理解，可為旁證。

《三國志·蜀書·魏延傳》載，魏延多次向諸葛亮建議：「願假延精兵 5 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 10 日可到長安……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。」此即所謂「子午谷奇謀」，魏延明言欲「如韓信故事」。此說雖未被諸葛亮採納，卻暗示在漢末三國時人之理解中，韓信當年戰略可能包含分兵迂迴、奇正相輔之思維。

然宜補充說明：子午道全長約 330 里，穿行秦嶺腹地，道路險狹，多處僅容單騎通行，且缺乏穩定水源與補給點。即便在楚漢之際，此道亦極難支撐大規模部隊行動，更遑論糧秣運輸。故若漢軍確有使用子午道，恐僅限於小股精銳或斥候滲透，用以製造戰略威懾、擾亂敵方判斷，而非主力進軍路線。此一限制，亦可解釋為何《史記》未明載其事——因其戰術意義雖存，戰略作用終屬次要。

四、戰略重構：佯動、奇襲與地理優勢之運用

結合文獻碎片與地理形勢，韓信「還定三秦」之戰略或可作如下推演：

1. 主力暗出陳倉：韓信親率漢軍主力，秘密經故道（陳倉道）北上，出大散關，突襲雍王章邯於陳倉。此為《史記》明確記載之主戰場。

2. 疑兵牽制擾敵：為隱蔽主攻方向，漢軍可能於其他棧道（如褒斜道）實施佯動，迷惑雍軍。此或為後世「明修棧道」傳說之濫觴。

3. 奇兵出子午之可能性：參照魏延之議及灌嬰之戰績，漢軍或另遣一支偏師（可能由灌嬰統率）東

出子午道，威脅關中腹地，牽制塞王司馬欣、翟王董翳，使其不能西援章邯。灌嬰後來迅速東進，迫降塞王司馬欣於櫟陽，其行動之迅捷，或與前期已利用子午道滲透偵察、建立聯繫有關。

4. 控制西線水路之深意：此為近年研究之關鍵。學者周宏偉〈漢初武都大地震與漢水上游的水系變遷〉指出，公元前 186 年武都大地震前，古漢水（西漢水）上游水道暢通，可連通隴西與漢中。韓信在出陳倉前，先攻取下辨、西縣等地，表面為佯攻隴西，實則可能為控制漢水航道，防範隴西雍軍順流而下襲擊漢中後方，保障主力側後安全。尤需注意者，章邯雖為秦末名將，然身處新立之國，根基未穩，又受項羽猜忌，兵力分散於廢丘、好畤、陳倉等要地，難以集中防禦。加之劉邦入漢中時「燒絕棧道」，成功製造「無意東歸」之假象，使三秦諸王鬆懈戒備。章邯情報誤判，未料漢軍竟敢穿越秦嶺天險，遂致倉促應戰，一潰再潰。

五、地理變遷與歷史機緣：何以韓信後無來者？

韓信之成功，除其個人謀略外，實得益於特定之歷史地理條件：

1. 古漢水之利：戰前漢水通航，使漢軍糧運、調兵具備水路之便，亦使「佯攻隴西、控扼水道」成為有效戰略。

2. 三秦王之離心：章邯、司馬欣、董翳雖受項羽分封，然關中民心未附，其防禦體系並非鐵板一塊。

3. 項羽無暇西顧：當時項羽深陷齊地戰亂——漢元年（公元前 206 年）八月，正值齊地田榮起兵反楚，自立為齊王，聯合彭越攻殺項羽所立之三齊王。項羽親率大軍北伐，至次年仍膠著於城陽一帶。此一時空窗口，使關中完全暴露於漢軍鋒芒之下，三秦孤立無援。韓信把握此稍縱即逝之機，遂成不世之功。

反觀諸葛亮時代，上述條件已全然改變：

- 古漢水因公元前 186 年武都大地震改道，上游通航之利不復存在；
- 曹魏於關中統治穩固，防禦體系嚴密，且有長安、潼關等重鎮互為犄角；
- 天下三分，蜀漢國力最弱，兵糧有限，難以持久作戰。

故諸葛亮 5 次北伐，雖竭盡心力，終難複製韓信之奇跡。此非僅「人謀」之別，實亦「時勢」「地利」

之異。老子云「上善若水」，韓信用兵善借水勢，而歷史之水流已然改道，後人徒呼奈何。

六、結語

「暗渡陳倉」作為一段高度濃縮的歷史記憶，其真相仍掩藏於秦嶺的霧靄與史筆的沉默中。我們所能確知者，是韓信於漢元年（公元前 206 年）八月，率軍自故道而出，一舉擊敗章邯，開啟了劉邦爭奪天下的大幕。其詳細部署，無論是否包含「東出子午」的分兵奇襲，或充分利用古漢水系的後勤與佯動，皆顯示其戰略格局之宏大與手段之靈活。

歷史研究之魅力，常在於對「缺失環節」的理性推演與謹慎構建。韓信此戰，不但留給後人一則成語、一段計謀，更是一份關於天時、地利、人謀如何交織創造歷史轉折的永恆啟示。後人讀史，於慨嘆「國士無雙」之餘，亦當深思地理滄桑之變與歷史機緣之難再。